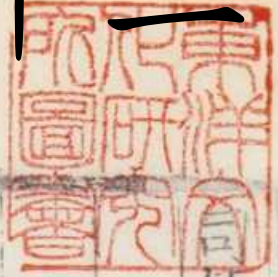


書名 司馬文正公集  
 略三十一卷詩  
 集七卷 嘉靖  
 四年序刊本  
 撰者 宋 司馬光 撰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北宋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16  
 編號 D7231700

# 卷二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3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五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棄城移牒鄰  
 路旁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駭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事方侯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  
 乃法而一至於此萬一疆場實有警急使方平當之  
 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闕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司馬文正公集略

未





東坡文正公集略卷之二十二

書啓

答韓秉國書

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作

光啓丁通直來蒙貺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  
書似恠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  
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為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  
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  
仁請見之何謂恠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  
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  
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諭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  
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者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





以中庸為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諭則中  
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  
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  
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諭然所謂虛者非  
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  
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  
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  
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  
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  
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  
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  
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  
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  
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  
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為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而木  
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  
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  
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  
能獨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



言身公集卷之十  
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  
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為事動靜語默飲  
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  
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  
證虛無為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  
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  
之本指未足以為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為非  
天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  
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  
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  
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盭

沮君子如社亂庶盭也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  
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萬  
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  
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  
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  
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  
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  
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  
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  
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較習靜之心以為習  
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更離也久而



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答秉國第二書

元豐八年五月十日作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据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紙劄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為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為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為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苟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

所謂中者動靜云為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為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為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為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追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細思明辯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塊堦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而聖也雖聰明睿智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



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況他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為欲罷不能孟子何為自比於舜哉舜戒群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傳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更離也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溫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人雖老矣繼今而學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奚以多為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札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遠去盛世驚怛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兵人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為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實何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曷獲接待之久蒙知顧之厚今得



論譔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顧以光不為人作碑誌已  
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歲有孫令以書見屬欲令光撰  
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叙不可為之故頗詳是後又辭  
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  
往弔酌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  
又遣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  
辭不為今若獨為先公為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  
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為之乎不敢為乎此則不待光辭之  
畢足下必盡察之矣況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  
星決不沉沒佗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  
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不忍棄捐仲之掌留臺道

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莖豆飼之  
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紉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  
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  
足以諭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  
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  
邪光胷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邪且  
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握為人臣  
者身非已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為用捨進退  
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  
以騏驥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一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竒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為古為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鄉屢聞王君具群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為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為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知其非可為而不為也慙慙恐悖言不能盡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為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辯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為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為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恠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



浮於實者也性鷲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  
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佗思直不  
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道盛美云道甚高  
學甚精孝弟隆閨門名義著鄉里常延頸企踵晞仰聲采  
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遽詒之語言仍示以所述孝睦事迹  
夫孝弟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闕足下之  
志固不待承顏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玉韞窮山  
十仞之士不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為之不枯足下姑  
進德修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病人之不已知也  
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公牒在外今日暫見  
之來旦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率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

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與呂晦林簡

光啓自晦林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案行坐不相離未嘗  
得伸悃悞雖日夕接武猶隔閭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  
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  
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況至交益友  
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林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  
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  
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林紳嘿太過若此際不廷  
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紳旃各旃光誠不肖豈敢以  
憂國為已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



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林矣

與呂晦林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尤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林以為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袁前力言則全仗晦林也

答彭宗朝議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尤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不迨人齷齪廉

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汚衣潛  
外滯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為已有也  
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僂僂就職每  
內訟非據如藉疾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  
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以克堪大  
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  
而語之也銜尚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  
警榮旃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驎嘶鳴不自量  
度踊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破骨  
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  
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為朝大夫任為部刺



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侯禁中降出  
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即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  
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  
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  
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  
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責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  
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  
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

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  
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入  
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  
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  
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  
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答呂由庚推官手書

光再啓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稟兩朝所上  
章疏光以身今尚存難將諫草內授史官但答云所上疏  
內多涉朝廷機密不敢輒具錄上伏乞朝廷於禁中及中  
書密院檢尋如有可采者乞下史院修纂今來先中丞文



字又似不同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唯於慈壽乞  
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闕失彈奏大臣等事  
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泯沒矣更希裁度  
光再啓

貽劉道原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宗迄隋正史并南  
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  
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談嘲  
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  
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也渠亦當時見衆  
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

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  
功計不日即成若與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  
刪次補葺別為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  
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  
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  
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  
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  
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敘傳差却數板亦不寤  
其他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曆禮樂職官地里  
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答范夢得



光前者則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年  
得無却成奉帶否慚悚慚悚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  
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於逐  
事下訖傳版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  
時破蕭銳李須注在武德四年滅魏時斬輔公祐須注在  
七年平工本時擒項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注在  
此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法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  
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  
諸人文集稍于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日注所出篇卷於逐事  
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  
之下稱是月無日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  
其事之首尾左傳稱初鄭武公娶于申之類及為其事

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八  
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知  
霸業因衛北宮文子暢於鄭而言禪謀草創子產潤色因  
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為棠懿氏注云傳終言之之類皆附  
事尾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左  
傳子罕辭王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使宰相有忠直左  
邪事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佗官則附於到官時或  
免卒時其有處可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  
附者不用此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  
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  
姓名於事司之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  
者月也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  
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  
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  
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  
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翦開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



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  
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  
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  
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  
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  
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  
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  
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  
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  
先注以捨者云其書云云其書云云今案其書證驗云云  
或無之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其書為定若無以考  
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凡年號皆  
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

以後來者為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武  
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  
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  
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恠誕詼諧  
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  
詞誥詳竊恐非宜肅宗時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  
澤路論河比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  
官以罪黜官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以  
何罪亦須存之或文繁妖異有所做戒所書者並存之其  
多節取要切者或也妖異有所做戒所書者並存之其  
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識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  
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  
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  
或不須也妖恠之而諂者偽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  
生事如楊慎發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而詠諧



有所補益黃幡緯謂自己兒家可憐石野猪並告存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  
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  
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即據長編錄出者恐要見式樣故也  
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無因可得企渴企渴中前寄  
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元本却告分付兒子  
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為今夏遞往南康軍路中  
遺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  
遞來不妨鄉所請出魏紀今令李永和帶去有改動者告  
指揮別寫及措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恕其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注云某處人或父祖已  
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今更寄貢父所

作長編一冊去恐要作式樣并道原廣本兩卷並告存之  
向去不使却寄示也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責其短拙以求采  
擇無何上下馬不得湏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  
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  
生入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為今之計  
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  
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  
陳朝廷更為相度別立一州一縣勅施行第一不可委提  
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



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  
公同心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  
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名下戶雖愁若上戶頗優便  
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  
為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優矣  
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  
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  
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  
至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為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  
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  
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為易守

格為難既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墮壞始為  
有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為之  
備國家所賴為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  
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之食之初早加賑  
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  
已流移官雖多作孽畫散米煮粥徒聚為餓殍無益也為  
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  
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椿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  
戶有關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曆子  
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給口食先從下戶為始縣亦置簿  
拘管請却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即一切住支却



今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後已獲  
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搔擾宜早罷之前日  
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禽之者賞以班行  
今既禽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  
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筭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  
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  
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  
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  
功大願諸公進呈東國文字時詳為敷奏乞優與推恩前  
日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  
光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  
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異  
以成聖心

密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為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敷奏  
終不能得聚聽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幾時復得  
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驚由私  
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  
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  
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  
疆赦其罪疾自今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  
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則大是



悠悠徒為玩令一無所益須別立法云應漢戶熟戶與西  
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示  
詐人陳告即時支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寨主  
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却  
一兩箇方能禁絕若西人往年與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  
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疲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  
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於  
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虜侵火山地  
不與初累石時更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  
道理緊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今朝廷  
亦不共理曾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犯於得志以為南朝

易與大興徒眾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者  
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此  
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諸公何不早許  
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置熙河  
為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高材英器憂國  
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史所言保用罷按閱甚  
當官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此微茫賞物而省國用不  
少但與逐旋置庫量留些小金帛遇冬教時委令佐選絕  
藝者賞以銀楮子銀盃綵段如何又班行雖云猥賤亦是  
國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  
分數欲更不與班行正長所以鞭撻保丁只前日見駕部



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所送騾馬且彼無牡馬徒多  
養騾馬何為但使之積死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烙  
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  
揮然監牧亦不可不一面早差官相度與復漢唐都長安  
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  
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故也今宜且復近處一二  
監各有舊基故也子厚嘗言軍賞誤何時當與裁減改正  
邊人立小功者宜勿賞此宋璟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  
已徧止有兩復更云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既難得會議彼  
亦無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今進入貴早結絕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否縱  
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生辰及登  
寶位臣禮不備諭以天子新即位務崇寬大曠然赦之自  
今貢奉賜予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分畫疆界  
而已今保赤牒與如此則彼此相彌縫且有名又不失大  
體不乘此際為之萬一彼微為邊患或更出不遜語愈難  
處置願諸公筭其多者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二十二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二十三

論一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八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